鲁迅·曹雪芹及“显学”

写作杂谈

○孙　郁

鲁迅是赞佩曹雪芹的。他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时，谈及《红楼梦》，语气很是实在，评价之高，在他的学术随笔中，是很少见的。《红楼梦》影响了鲁迅没有？看看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以及他的杂文集，大约可看出一些。鲁迅一生，得之于古小说的知识很多。他幼时读了大量野史、笔记，而尤对小说垂青。其中《红楼梦》，一直是他很爱读的书。他晚年写杂感，也常引用曹雪芹笔下的掌故，有的很贴切，我们读了，可以感到他是个深解《红楼梦》的人。

除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与《〈绛洞花主〉小引》中那些谈《红楼梦》的漂亮文字外，我们至今很难看到他对曹雪芹艺术的有意识的文化审视。但细想一下，鲁迅和曹雪芹，在许多方面，心是相通的。这相通的根本点，表现在对“人性”的态度上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失望于中国的旧文明，对这一文明下的中国人的性格，殊多感伤。曹雪芹绝望于“三纲五常”下的社会秩序，《红楼梦》如画之笔，已把人间荣辱写尽。曹雪芹看到了人性中丑陋、不全的一面，贾府中的男人大多卑劣、龌龊，是兽性较浓的两足动物，贾珍、贾琏、贾瑞、薛蟠，已露出病态文化下的病态人物性格。王夫人、凤姐、赵姨娘、金桂等，让人想起等级制下人的丑陋。曹雪芹写人，没有完美者。黛玉美丽而多病，宝钗精明却有恶兄之累，晴雯刚烈但短命，李纨善良却守寡，凤姐刁钻偏嫁于浪荡公子……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人性均被残缺之刃所割，人间的狂欢不过一场梦，虚幻、空无宰革着大观园里的人们。曹氏写人间之苦，透着深切的哲思。如果不是对旧礼教社会与宗法社会的失望，《红楼梦》不会那么悲怆淋漓，只有深读了此书者，才可以感到人世之危，那其中的隐喻，在今天亦让人感到深切不已。鲁迅的一生，何尝不是如此？看他的文字，有时与曹氏竟惊人的相似。如对“希望”的看法，对“完美”的把握，全无旧文人的迂腐气，倒是在理性的深处，弥散着《红楼梦》式的昏暗。先生是不相信所谓“黄金世界”的，他笔下的阿Q、祥林嫂、魏连殳、吕纬甫、闰土等人，表现出了比大观园里的人物更悲惨命运。我时常想，要了解中国的世态人心，《红楼梦》与《鲁迅全集》所提供的，是有标本意义的。这是两个互为参照的世界，实在与空无，有限与无限，很动人地展示在这里。曹雪芹与鲁迅，均粉碎了旧文人温情脉脉的梦想，人间的一切幻像，都被他们驱走了。你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可以看到实实在在的人生，人性最根本的东西，时常就闪现在他们的文字里。那彻骨的寒意让你在寂寞中幡然醒悟，你会在他们的目光里，看到审视人的灵魂时的那种残酷。阅读曹雪芹与鲁迅，仿佛自己也置身于那个世界，也被同样地拷问着，诘难着。但那隐痛之后，便是痛快与朗然，沉重与欣慰。认识自己并不容易，但他们却把走向人的心灵的道路，暗示给了我们。这是在别一类的作家那里，很少见到的。

曹雪芹以写大场面，写众多人物而著世，鲁迅以写小场面，写独异的个人而称奇；曹雪芹于儿女情长中见人生奥义；鲁迅从文化变迁里悟世道玄机；曹雪芹写人物道白，栩栩如生，如见其人；鲁迅以白描肖像而出新，三笔两画，情态毕现；曹雪芹是民俗的、宫庭的、雅俗共赏的；鲁迅呢，则是乡土的、个人的、中西合璧的；曹雪芹琐碎中见大气，扬扬洒洒，委曲多变，如曲径通幽，柳暗花明；鲁迅孤苦里有热力，坦坦荡荡，沉郁超拔，像夜莺之声，空旷凄烈，声彻寰宇……读曹雪芹多哀叹、惜叹、长叹，看鲁迅则悲怆、悲慨、悲壮。虽境界不同，语态不同，但均现出慈悲之心，仿佛是俯视人间的大佛，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。《红楼梦》有形形色色奴才的身影；《鲁迅全集》多是林林总总弱者的苦难；曹雪芹把诸种丑陋揭出，看，这就是人生；鲁迅则不仅揭出，且以鞭子直敲苍生，将灵魂的隐秘，抽打出来。毛泽东曾指出

美“目”与传神

——谈新闻图片的编辑手法

研究与探讨

○何　毅

人脸上，最吸引人的是眼睛，没错；看报纸，最抢眼的是版面上的图片，我想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错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新闻图片就像报纸版面上的“眼睛”，不过分。

既然贵如眼睛，作为报纸“美容师”的版面编辑就不能不对版上的图片倍加关照，对一幅图片大小、形状、位置的选择以及标题、说明的编辑、制作反复推敲、绞尽脑汁便是常事。时间一长，也会有一些体会，记下来与同行切磋，巴望以浅论引出高见。

新闻图片的版面编辑，至少应该从两个方面下功夫，其一，形式上力图有“破”，其二，内容上务须求“精”。一双眼睛既要轮廓优美，又要有奕奕神彩，方能楚楚动人。

偏爱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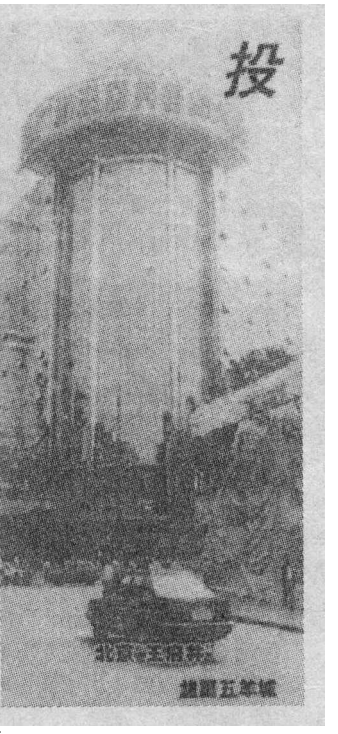
假使有一组图片任选，必定先取竖片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竖立构图的图片格外喜好。可能觉得它与整个版面的形状一致，比较谐调，可能因为画面往往有纵深感。但细想一下，最主要的还在于竖片能够“立”起来；而能“立”在于其能“破”，突破报纸版面上大量的横排文及横标题，才产生了竖立的效果。总觉得报纸版面像一幢沉甸甸的建筑物，标题、线条、图片如框架、基石，没有竖片在其间“撑”着，便多少显得有些摊散。

其实，对竖片的选择正是体现了图片编辑方面的一种价值取向——“破”。如果在图片的剪裁、组合等方面也能敢于突破，善于突破，便能在视觉效果和宣传效果方面提高新闻图片的价值。

剪裁照片有一个不朽的法则——黄金分割法，要求两个相邻边长的长短比值为0.618。单张图片照此剪裁，形状、比例确实很美。于是，大多数见报的新闻照片便依葫芦画瓢，皆成“黄金”状。

如果不按此法剪裁图片，效果会怎么样呢？

一张矗立在广州街头的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新闻照片，我有意裁去两边的景物，使这张竖立的照片高宽比值达到2.2以上，结果发现大楼往上伸展，更显挺拔，图片更加醒目（见图A）。一张对香港葵



图A

《红楼梦》与《鲁迅全集》的伟大，便是看出其间不俗的韵致。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，我们实在找不出比这两个人作品更伟大者。二人的文字耸立于人间，便已使芸芸众生的俗文陋字黯然失色。

读不完的《红楼梦》与说不尽的《鲁迅全集》，使世间诞生了两门显学：“红学”与“鲁学”。可惜这两门学问常常隔膜，互不往来，似乎是两个存在。显学的经院化，常常疏远了人间，异化于学人的语境里。经典文献一旦沦为书斋中少数人的孤芳自赏，岂不可叹也夫！所以，我常常想，文化的巨人，之所以有时与人间距离遥远，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，乃在于解释他们的人，将其非人间化了。“红学”与“鲁学”的意义应是：不仅在于将文化的内省引向深入，而且也在于，将曹雪芹与鲁迅，还原成有血有肉的存在，还原于人间。否则，“显学”的生命力，便有些可疑了。